

方山薛先生全集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二十九

墓誌銘

墓碣銘

鄒山人墓誌銘

余少爲郡學生時見山人在諸生中虬髯鵠立往往以能詩名余時方業程文山人每倡余詩余未之和間效漢魏間語答之山人輒弗懌曰詩以道性情何必乃爾故山人詩多所自得山人性曠達雅不好俗儒訓詁旣爲諸生久之遂棄科舉業徧遊吳中諸名山巖巖有五岳之志旋以體不柰勞尋復家居不出曰一丘一壑均可寄興何必效司馬子長之游哉遂

即其家之北建祠以像其始祖忠公浩且築道鄉臺以寓景行之思山人家故饒裕旣爲公私所需乃日落殊弗介意日唯披鶴氅衣戴九峯巾吟哦以自適名其齋曰聽天自稱曰山人云山人姓鄒氏名承字文謨聽天即其別號也居常州無錫之塘莊曾祖元祖忠父觀皆有隱行娶華氏贈兵部職方郎中基之女生子男二同心娶陸氏同仁爲從弟紹之後娶華氏孫男女五人山人生于弘治戊申三月二十二日卒于嘉靖癸卯五月十五日年五十六卒之日正襟端坐無一言及家事徐謂同心等曰願薛考功銘吾

墓足矣是故同心服山人治命因其族兄鄉進士文徵詣余請銘余方懶於文未有以應也越明年甲辰同心將卜以十二月十八日葬山人于樂丘之原走留都官舍申銘者三余重憐山人之志且嘉同心之能藝文以世其家也遂銘之銘曰吁爾山人人亦有言美鬚則賢山人才志匪賢則然韜貞匿采永賁斯阡

陸東卿墓誌銘

廣東按察僉事陸君東卿既卒之又明年其仲兄辰卿率其孤集諸薛子請銘集稽顙泣曰吾父不幸死

矣吾父存時每對寮屬賓客及母子兄弟輒言自少
受先生之知公餘宴息輒誦先生之言以教集今墓
前之石非先生其誰銘哉余悲惟曩昔取友于鄉其
年之少于余者在武進則有唐君應德在無錫則有
陸君東卿皆資性超越好問學能文章未幾應德以
禮部第一人登進士余與君則又流落不偶者五六
年至嘉靖乙未始同舉進士踰年君爲中書舍人需
次調戶部員外郎郎中出爲廣東按察僉事前後十
數年間督解遼陽軍餉巡視甲乙等十庫監收太倉
糧儲催理兩浙漕稅整飭嶺西兵備君隨所事事矢

謨宣力不爲灼赫而權衡籌畫諸皆就緒惟嶺西居
東廣上游與蒼梧岑溪接壤叢山險隘徭獍往往出
沒流風鼓扇民多椎跣寇掠君初欲孚以誠信徐爲
之圖旣夷情叵測嘯聚竊發遂贊提督叅總相機盪
定君體長神清倦勤輒病至是更有勞焉明年乘傳
入賀途次疾作至浙省頓劇竟卒于舟時歲丙午四
月二十七日也距其生弘治乙丑五月十三日春秋
纔四十有二年不滿德用未究才君子惜之君諱子
明東卿其字嘗以白菴扁其讀書之所旣仕人稱爲
白菴先生按陸氏自宋尚書左丞諱佃之子寀仕爲

提舉由山陰徙居常州無錫之太湖桃墅宗生新城
令演再徙徐陶爲錫名家載傳有諱敬中者洪武初
徵爲吏部主事敬中生昌祚昌祚生綸綸生君之父
介以貢爲浙江天台縣學訓導調江西會昌縣學教
諭卒之日君方九歲今以君貴贈中書舍人中書初
娶鄧繼娶范亦各贈封孺人君乃范出溫雅淳厚不
落時格自零丁孤苦以取進士自布衣徒步以至方
嶽大夫不事驕矜不遺故舊居今之世有若君者不
可謂難乎君初娶施氏贈孺人繼娶謝氏封孺人子
男二長卽集聘成次臬聘陳俱謝出女二爲施出者

嫁邵某爲謝出者受吳某聘葬之日爲嘉靖戊申冬十二月十九日墓在邑之官山之原施孺人先君十六年卒祔窆于石塘祖塋之次至是遷與君合兆於乎君其已矣余於應德亦各稽違曠阻無復曩時矣存亡聚散真如泡沫此吾於君之銘不能不重爲之慨歎也銘曰大化流浪曰消與息人生幻化曰感與寂其唯達人觀化齊物嗟嗟東卿生則成名死則完璧始亦奚忻終亦奚戚悠然長逝返爾玄室吁彼衆生及乃貪烈各隨所殉其將焉極我作斯銘勒爾貞石

陶子沾墓誌銘

陶子沾生三十九年而卒卒十有一年而塋塋之先
一月其遺孤棟泣請于薛子銘其墓薛子子沾友也
感愴泫然因書以歸俾刻諸石嗚呼子沾已矣以子
沾之事觀之古今天下之士一才一節附青雲而顯
融當時聲施後世者不知凡幾其卓犖奇偉命世出
倫者顧坎珂終身名湮滅而弗彰也又豈少哉子沾
長身玉立氣性豁達甫弱冠即欲陵跨楊韓掩迹顏
孟嘗對鏡自言曰以若人而僅爲近代人物非夫也
邑里儕輩遂目曰陶癡陶癡云乃子沾則寔不安於

凡品攻苦力學務究所志短褐衡茅啜粟飲水陶如
也久之貫穿經史而百家九流咸汎濫出入及發爲
文章則又勁切工緻無蕪辭長語初游郡學有司召
之弗往選入國學祭酒司業亟問之亦弗私謁也旣
舉應天鄉試再試禮部不第窮居一室杜門自樂飲
酒歌詩形影相答人以事干輒謝餽遺之弗受儕輩
乃始曰陶子其果爲文章氣節之士哉至其妙悟本
原上窺聖學則固其所自得而未有知之者嗚呼子
沾蓋天下士也邑里交游尚淺乎知之况寰海士人
未識子沾者其又何以稱哉嗟哉子沾委骨原野蕭

然一丘不得與一才一節之士並馳於世謂有幸不幸者非邪雖然其與白髮蒙頭紆金橫玉而身集百詆以死者則亦有間矣子沾姓陶名澤子沾其字也從游者稱爲樸菴先生世爲常州武進名家其先居于橫山徙于郡城運河之南再徙城西之宋莊村曾祖某祖勗任寧海州知州父亮嫡母王氏庶母胡氏子沾乃胡出也生于弘治庚申八月二十六日卒于嘉靖戊戌五月十八日屬纊時援筆致書以貽其生平友朋曰不意遂爲長別母老子幼望一視之餘無一言怡然而逝嗚呼死生之際整暇若此此不可以

觀哉所著有近思續錄古本孝經解樸菴稿若干卷
藏于家娶徐氏子男二即棟聘吳氏女一適謝某君
卒之年棟方七歲幼且貧弗克襄事今爲縣學生漸
有成立遂卜地于白鶴溪之原以塋君君其有後矣
乎塋之日爲戊申十有一月二十五日銘曰玉毀于
璞孰爲圭璋金淪于鑛孰爲干將孰云可遏終不可
藏還諸造物返此大荒川流嶽峙日朗星光將與地
久而天長

邵雲山墓誌銘

雲山邵君之卒也其冢子德令長興聞訃奔歸哀毀

踰禮卜地於黃沂之原奉君柩以塋先期泣血稽顙
請余銘君墓前之石余惟世道日趨民俗不古江左
風流常郡猶爲近朴沿習旣久亦遂好尚奢侈爭先
勢利其有矯俗者輒又於人情太遠民眩觀聽罔知
所措汗激相雜各務緣飾澆僞更甚武進無錫爲常
屬邑五木當二邑之交寔爲陬鄙吾薛與邵托居于
茲跨運河南北以相望世締姻戚唯先考功與雲山
君守身樂道課農教子世業不替而余與長興亦相
繼成進士鄉人慕效咸知耕讀晨夕阡陌犁鋤聯屬
桑麻蔭翳而絃歌誦讀之聲亦且徹于閭巷矣嗚呼

君於行輩雖後吾先考功而務本尚實敦化善俗君
蓋寔相媲美者也君今卒矣可無聞於後乎君名一
經字大常雲山其別號也世爲常州無錫人曾祖瑜
祖洪出粟賑民例授承事郎父昱咸以仁厚禮義著
稱君性孝敬敦朴承考克家不事表飾服食器用務
從儉質尤習於稼穡凡水旱豐歉能先時知備築隄
濬流鄉人多利賴之方長興未第時值余修學於德
慶僧舍君令從余受易躬自勸率長興旣游縣學文
譽日起君每戒諭勿以小成自安及長興舉嘉靖丙
午應天鄉試明年丁未第進士選授長興君更以遠

大勉之初長興欲奉君之任君乃曰縣令之職最弗
易盡汝其國爾忘家庶克有濟長興乃汝治民之邑
非汝私親之地也汝克供職以不負吾心其爲養也
大矣長興服君之訓往即乃邑專心聽政倣古循良
士民愛戴稱賢令焉是君雖不仕寔於民物有造矣
君生于弘治辛亥八月三日卒于嘉靖戊申九月十
日年五十有八娶鄭氏子男三長即德娶胡氏次復
娶成氏次衍娶吳氏女二一歸武進戚某一受丹陽
姜某聘孫男五秉仁秉彛秉忠秉禮秉智孫女一聘
於同邑劉某塋之日即卒之年冬十二月十有九日

嗚呼昔史紀漢文皇時閭井年七八十翁皆嬉嬉然如小兒狀蓋淳厚之氣所鍾也今以君之淳厚而顧止於斯焉是遵何說哉豈嗇其躬而豐其後邪抑造物茫茫有不可以究竟也乃喟歎而系之銘曰嗚呼生可欲也彼罔而生者祇以勞其形死可惡也此沒而寧者乃以全其貞吁嗟乎君榮封可待上壽可登而皆不膺于情有墳斯原蔥蘢鬱盤君其允安蓋與元化而周旋

强處士墓誌銘

處士强君文華之卒且塋也其季子一鳳奉進士邵

明甫狀請余銘諸墓石余憶曩昔讀書德慶山房君過余曰若欲讀書爲官人乎吾鄉讀書者未見其能有成也久之過余曰君之讀書其爲官人不爲官人皆未可知蓋異於吾鄉讀書者也遂遣一鳳從余游君時命童子挈榼自携壺觴就余飲余以飲少辭君輒自斟自飲醉即卸冠就禪榻卧鼻齁齁有聲及醒乃謂余曰君其以我爲醉乎吾見世人之醒者耽戀於功名富貴沉酣於聲色貨利頭出頭沒日昏昧而不知是其醒也乃真醉也一日又過余值有貴客在座立崖岸修邊幅君乃談笑諧謔如平時客旣去君

復謂余曰若其以我爲癡乎吾見世人之僂者機械
變詐以爲巧趨趨囁囁以爲能猿攀狐媚日勞頓而
不覺是其僂也乃真癡也余時尚疑其言謂豈有所
自得者乎及觀其居常率真任質不屑生產唯好觀
史書及朱子通鑑綱目每袖一卷編帙盡脫夏日坐
茂樹則爲親黨子弟談說歷代絕續及謀臣武將方
畧或晡時出行畝畝與田夫野老相問答凡水旱豐
凶之驗及鄉閭間家世來歷咸能一一道之有當意
者輒攜共飲飲必盡醉曰床頭釀熟此正吾適意時
也君與俗無忤唯見好訟者輒弗悅故終君之世鄉

族各安於田里而罕識官府者皆君所感也君非有所自得者邪君姓強氏名燦字文華別號養心按狀強之先自宋尚書名至者生子浚明由錢塘徙居常州無錫之五木數傳至基生鯤鯤生湊湊生承事郎椿娶鄒氏生子五人君行居四兄弟皆饒於貲而君獨清約茲亦可以觀君矣娶陸氏子男三長一龍次一麟次一鳳府學生女二人孫男女五人曾孫女一人昏聘皆士族君卒於嘉靖戊申正月十三日年六十有七卒之年十二月丙寅葬於彭村祖塋之次嗚呼昔人稱漢陰老父江上丈人說者謂爲寓言或

有所托而隱者也。今以君觀之，殆其人與？是故可銘也。銘曰：古有至人，抱朴含真，逃名適志，混跡同羣。嗟哉斯世，寔唯有君。君有子耕，君有子讀，以克厥家。以綏後祿，君樂斯丘，永無樵牧。

楊介石墓誌銘

余少時見無錫楊澹成先生，博學好古，嚴毅執持，自舉進士以至棄官歸鄉里，於人無問內外遠近罕所當意，獨於其姪介石君則每每稱許，謂其質任敦朴，不同於流俗也。余方業程文，僑居于錫，與澹成先生比隣，嘗見君出入輒服生巾藍衫，恂恂徒步，或時游

息則緇冠布衣怡然自適學士大夫咸信澹成之言而知君爲有道之器下至間井童豎見君至輒相率曰楊秀才來矣遂爭趨迎視或追而隨之蓋君貌古色溫不徇物亦不忤物故能動人如此每過余必講論理道旁究經子余嘗以古人目君君亦不以少年視余唯時往來甚密旣澹成卒君又屢試場屋不第遂僻居冷村不入城市杜門讀易課農教子絕意進取啜粟飲水晏如也晚年遣子幹從余受易余時時詢君動止益知君所得更深方冀與君論質而君顧逝矣幹受君遺命泣血稽顙請余銘諸墓石余遂按

狀書之君名江字大源介石其別號也晚又更號貞
靜居士楊之先江西吉水人宋建炎間有名邦人者
倅建康死節謚忠襄紹興初徵其子璿赴行在遂寓
居於杭璿生時澤時澤生宣義郎燧乃自杭徙居常
州無錫之鴻山燧生將仕郎宗達元兵至常州時與
仲子濟良逆戰死之宗達生震發咸淳九年進士爲
餘干州教授震發生文炳爲常州路判官文炳生璿
爲無錫州同知璿生諱洪武初補博士弟子員寔君
之高祖也代有聞人故人稱鴻山楊氏云諱生紀紀
生志志生壽壽娶華氏生君兄弟五人而君行居長

君之生寔嬰家落事父母必竭力共爲子職家事總
總一不煩諸兄弟諸兄弟性氣不齊君恒委曲其間
率皆雍睦諸有外侮君輒以身當之君之父未老即
安而諸兄弟垂老不識官府者君寔爲之也君雖處
賈乏而見義必爲族人有客死於外者返其喪而葬
之親友富貴者召君多弗往往亦弗利其有平生耻
談人過而樂勸人善每笑語中亦自有箴規之意凡
先世懿行及時事之善可爲法者輒書之所著有備
忘錄六卷君生于成化壬辰六月二十九日卒于嘉
靖丁未十月十二日壽七十有六卒之日惟以宗譜

世墓祖祠未及修復爲歎餘無一語嗚呼此亦可以
觀君之大都矣君初娶呂氏繼娶顧氏嚴重勤儉甚
宜其家先君二十九年卒寔正德己卯八月二日也
年才四十有三君念之乃不更娶子男三長渠次即
榦縣學生次斐孫男女各七曾孫男女各一昏聘皆
士族君卒之二年庚戌正月某日塋於邑之東瀝村
祖塋之次先是顧孺人祔塋梁鴻山麓至是啓與君
合兆云銘曰深山幽澤芝蕙自芳明月夜光未必盡
登于廟堂句吳之野有隱如君今之良士古之善人
乃竟抱璞以終厥身鬱鬱斯丘不亡者存嗚呼柰何

乎君

陳石村墓誌銘

石村陳君之卒且葬也其子以忠疏君歷履衰經詣余匍匐稽顙泣而言曰先君葬有期矣以忠無似尚未有以顯吾親願乞先生一言垂諸墓石旣其師邵進士明甫爲之申之且以忠亦嘗受易于余而石村君固余所與知者其又何辭遂按疏書之君姓陳氏名鳳字某初號古塘更號石村陳爲無錫著族南宋時有之淵之才者兄弟同舉進士再傳至某勝國時避地東海洪武初自嘉定復徙錫之山壩是君之曾

祖也祖某以貢入太學歷官四川廣安州同知父周
登成化辛丑進士歷官河南布政司右叅政卒于官
君生纔四年稍長就學于其母舅華尚古君早年病
肺舅氏憐之命應例補德府引禮舍人君謝不往性
好書尤好吟咏漢魏六朝初中晚唐人詩無不涉獵
出遊遇佳山水輒徜徉忘歸四時乘興有浴沂風雪
之意築臺家之南植松其上題曰獨嘯時挂琴松間
風來自鳴危坐聽之故其發爲詩章多所自得至治
生則又經理有道未嘗以此廢世業也闢園植果時
自芟灌遇士太夫則折梅贈李歲致殷勤嘉靖初詔

舉賢良方正或謂君曰盍圖之君笑曰賢良方正顧可圖也往吳康齋推轂于石亨君子猶未愜焉吾何敢以此爲哉自是罕入城市疇昔交游稍稍辭謝時乘小舟扁曰采芳往來溪澗曰吾以此終其身足矣君性孝友慈惠每念不及事父謁祠堂則泫然泣下有從兄老無所歸時爲解衣推食其姊妹之有家者則問遺不絕教子則愛而知勞必遣從名師良友於鄉人之空乏者則務爲周恤雖傾囊弗靳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今之隱君子乎君生于弘治己未某月日卒于嘉靖己酉六月二十一日年五十一卒之日作

書別諸親友且呼以忠教之敬慎當此病亟之時而周詳若此其亦不惑于死生之際矣所著有玉案山人吟稿藏于家娶華氏前光祿署丞理之女子男一即以忠縣學生娶王氏女三長適秦進士梁次適縣學生華一夔次適胡同祖孫女三長聘於徐某次聘於王某皆士族次未聘以忠卜君卒之年十二月某日奉君柩于邑之某原銘曰嗚呼昔人有言不夷不惠居身之珍我觀斯世君寔其人謂君有官而君不曳裾于王門謂君逃名而君顧有聞於士林嗚呼君乎其殆有得於窮達顯晦之際而非拘方着相者之

可倫賁幽宮而不隨物化兮尚永徵于斯文

鍾廊菴墓誌銘

廊菴鍾君卒於吳江官舍其子崇文崇武扶君之柩將歸塋於其鄉之某原衰經嚙哀持南兵部主事同野劉君狀詣薛子請銘薛子往署白鹿書院崇武嘗從問禮知君有素銘其容辭按狀君名任字重宣江西南昌人也鍾爲南昌著姓君之曾祖伯恭祖叔顯皆有隱德至君父光業朱氏詩爲邑博士弟子員初娶徐氏繼陳氏生君君生岐疑襁褓時即善對耦弱冠籍名縣學紹父業已嶄嶄露頭角矣值父病目家

又董稅賦歲歎民多逋負君遂罄產償之日惟課子弟爲學故其二子暨諸子沂相繼登第弟賢亦廩於學君倜儻卓犖少善奕時寧濠方熾招致賓客藝士將以召君君遂斂跡不入城府屬又惡少賈濠之勢嘯聚村境爲民害鄰有能婦者資粧爲諸惡攘奪輒自縊將絕君聞之亟往解懸且奮然力追所攘婦乃復甦惡黨銜之竟亦不能害君君之弟季繼母李出也將析居於外李不欲其外徙君遂以祖宅讓之而自居於外其篤於恩義類如此君蚤歲艱於得子及生二子時已年垂四十矣比長君乃謂吾鍾數世儒

業予愧不能光大吾今有子可愛而勿勞不竊附於
庭訓之義耶於是語崇文曰汝其學詩乎詩崇武曰
汝其學禮乎二子承父之志各占一經游歌郡學並
以文行名于時嘉靖癸卯崇武以禮魁鄉薦庚戌舉
進士選授吳江知縣持廉秉正威惠並著士有師民
有父母君子歸君之教壬子崇文以詩舉于鄉一時
賢俊率先推讓二難趾美君教益彰方計偕上春官
君亦躍然有出游之興遂泝葛溪下桐江涉錢塘以
覽武林諸勝因觀政于吳江會崇武將述職乃留公
廨君雖雅志江山自是肅局鑰不出手書岳武穆集

一帙賦詩二十餘章以需崇武北還忽疾作遂不起
癸丑正月一日也距其生爲成化己亥五月一日享
年七十有五君平生力於爲善置義田以恤宗祀修
橋梁以利民涉諸凡有益於人者不憚捐已爲之晚
年更悟於往來消息之理而爲善益堅唯是南昌稱
善人者必首舉君云君娶田氏生二子長即崇文娶
萬氏次即崇武娶胡氏女一適喻某孫男五爲文出
者曰顏府學生娶樊氏爲武出者曰孟聘陳氏曰濂
曰龍曰夔俱未聘孫女一亦武出納萬僉憲仲子某
聘嗚呼君以向往之學邁衆之才沮於家累格於世

用然不于其身于其後人而厚積餘慶於是乎足徵
矣宜銘其墓以爲世勸銘曰人謂天道平分常與善
人又謂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自古已然匪今斯今太
中不作明允久湮我懷若人非君其孰與倫洪都之
野有畢者墳封章寵錫行且游臻我銘在石永世攸
聞

沈夷齋副憲暨配顧孺人墓誌銘

嘉靖乙未春余與夷齋沈君同舉進士初見于南宮
即歡然相入旣復試 文華殿君入爲翰林庶吉士
乃謂余曰仕以行志亦何必清華余頗訝其語旣乃

攜邸舍與余相近數數過余論學論政余益知其忠厚正直不爲世俗粉飾交游之態未幾余外補踰年君亦散館授吏科給事中遂奮然以言責爲已任上疏請數御經筵日臨便殿懇懇數千言言涉干抗

上優容之薄謫浙江布政司照磨即素位循分承受上官差委務勤幹濟時決滯訟賢明之聲徹于上下君固不以曾歷中秘青瑣自矜人亦但知其能盡職而忘其爲謫官也旣量移南國子監丞整約諸生有文有實是時馬文簡公爲祭酒今大學士南渠李公爲司業咸稱其賢數與講學論道若寮案然進南武

庫主事儀制郎中南曹多暇君益種學績文時出登山臨水意豁如也及陞承天知府遂經理庶務築堤捍水抑強扶弱威惠並行闔郡懷服一切營建悉心區畫制使不勞間并不擾工獲就緒上優賞之陞

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初近海勢家交結任俠通番賈利習以爲常往往爲之嚮導殺人劫財官府稍設防禦輒以捕魚採薪爲辭多方萋菲必致其去位乃已唯是官茲土者雖知其奸亦率隱忍以延歲月不敢摘發君至下令敢有犯者必如例處以極刑全家戍邊乃竟蒙譖被論改調廣東副使履任甫半載

政事籍籍有聲雖猥獍亦知感化壬子秋入賀寓京
邸聞黃巖爲海寇所陷浙東沿海諸處焚掠幾盡君
仰天歎息憤懣不平者久之忽疽發於背以卒卒時
顧謂其僕曰吾上負報主之心下不能終母之事餘
無一言嗚呼君之志意可悲也哉先是君之配顧孺
人卒於官歸其喪尚在殯至是其子敷言迎君之柩
卜以明年癸丑冬十二月甲申將合葬於其鄉黃坡
之新塋君之壻吳江縣學生顧曾瑜嘗從余受業數
言偕以詣浙奉君弟淶之狀請銘于余余固知君者
銘其容辭君諱瀚字原約夷齋其別號也世爲蘇州

吳江人曾祖政祖達皆有隱德父玘以君貴贈吏科給事中母李氏封孺人生子四君其長也君自少岐嶷秀穎氣志不凡尤爲給事公所鍾愛遣從名士游弱冠爲縣學生即有文譽年二十四值給事公喪諸弟皆幼家值空乏君哀慟迫切竭力營葬旣乃授徒治生不憚勞苦教養諸弟曲盡恩義雖爲之兄實有父道戊子舉應天鄉試悉以先世產業暨諸所遺推與諸弟而一無所取及登進士所得俸資乃又分遺故居官十有八年位歷方面四品而薄田不過五頃君之大都於茲益可推矣配顧氏汝寧知府昺之妹

在室故豐裕及歸君勤儉孝敬而麻泉酒漿之屬悉躬執勞勩雖受封孺人黽勉一如往時君得遜志於學殫心於官者皆其助也君生於弘治丁巳七月二日卒之日爲嘉靖壬子八月十一日年五十六顧孺人生於弘治己未七月三日卒之日爲嘉靖壬子三月四日年五十四子男一即敷言國子生娶張氏女一壻即顧曾瑜孫女三長聘於曹僉憲孫大夏次聘於吳工部郎孫燭次幼未聘嗚呼君始以一官之故奔走南北而夫婦各殞於異地然終克同穴以藏生順死安亦何憾哉銘曰人才難得自古已然然而有

才者又多不得究其才無志者多舉世通患然而有志者又每恨於齎其志吁嗟乎君志存匡世才本出羣方成輒毀幾至沉淪誰其尼之有天者存人心不死長世令聞

徐雪井墓碣銘

漢太史遷稱范蠡治產積居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乃其人遠矣然聞其嘗往來于吳市門今吳市門襲其風流則有雪井徐君者云按狀君名耀字文彩別號雪井其先世爲江西南昌西隴鄉人宋淳熙間有名壽者以賢良徵典教常熟

遂即其直塘里居焉迨元有名士瑛者爲錦城主簿
士瑛生公大公大生淵淵生子三其季子朴善治生
懋遷封殖業日以起初娶張生子煇繼娶李乃生君
君性孝友弱冠值其兄以郡諸生遇例補太學父命
代兄赴部途次疾亟或勸之返君力疾竣事及父疾
躬侍湯藥罔晝夜間居喪哀毀特至旣終制追惟父
業遂自奮勵相時權物積著盡變廉取厚蓄益大厥
家故吳人之稱富者必曰常熟徐云初君家籍太倉
間有不相能者君孫于長洲族人復有辭君曰利以
和義遂以三千金分貽之歲歉應平糴令恣民所取

其諸建醫局設義學振貧窮釋逋負修閭閻補縣帑
凡所施舍類皆不貲又奚啻三致千金而分散之邪
教子務以義方勿縱逸勿過勞唯是其子履祥績學
好修與余同舉甲午鄉試然君曠達知命豈直悉人
情之變遷泉貨之流布哉雖死生之際亦若寒暑晝
夜之往來通復無少係吝歲丙申登晨臺山而樂焉
因卜丘于其麓逾年己亥某月日遂卒距其生成化
某年月日年凡若干娶張氏繼娶楊氏王氏子男四
人長卽履祥次履中履和履道女二人孫男女五人
皆聯姻士族君卒之又明年庚子塋晨臺山之麓卽

君所卜藏也嗚呼昔鄒魯以曹邴氏之富多去文學而趨利此固無足道若君之好行其德而有范蠡氏之風其視高談異行之徒佯耻貨利往往攘攘潛喪所守者其賢否何如哉是君固可銘于墓上者也銘曰玄宅疇封達士攸崇善必有后報施不窮來章寵錫尚賁幽宮我銘在茲用考厥終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三十

墓誌銘

劉懷耕墓誌銘

嗚呼此懷耕劉君之墓也余忍銘君墓哉憶自嘉靖初元余與君之內舅今荆川唐翰林同爲郡諸生結會藝文每過君家輒論議移日君數飯余二人余二人常譁君爲漂母也於是君亦能文爲縣諸生以被誣尋除學籍余與荆川則後先舉進士再過君家君遇之如初旣君納例爲戶部書算入京師京師一時聞人如任南充羅吉水諸公咸善君君處之泊如無

幾微內交借重之態以是諸公謂君非世俗人也益
善君每過君所留連忘去君注選歸亦絕口不道京
師交游事一意養母恬於仕進遂家居不出性厭貨
利不屑屑爲治生計惟是故業漸替親戚多貴人君
相視落落惟婦翁永州知府有懷唐公則視君如子
君亦視之如父及公卒鮮有爲君援者自是君遂疲
於往役而疾作竟至不起矣余遭謗廢棄愧無能報
君尚忍爲君銘哉然君之子昌祚余門人也乞銘再
三而君之女歸余兒近魯故舊之情通家之誼又奚
忍以弗銘遂參徐進士狀書之君名大中字宗堯懷

耕其別號也祖衍父廷璽世爲常州武進人有隱德而饒于貲人稱爲驛橋劉氏君生十年而孤育于母蔣敦性率教有懷唐公見而奇焉遂以子妻之唐堦多顯融獨君不仕坦然不爲之意而有懷公於君則獨加敬愛寔君有以致之母蔣孀居數十年君朝夕服勤得古人子事親之禮母年已耄耄而氣志怡如皆君之孝養備至也君性仁厚周急恤難掩骼埋胔雖傾囊不惜其於驕奢矜炫之事則一切謝絕不妄捐一介也晚病耳益務簡靜惟時與方士往來以談藝氏之學究其所適直有蕭然物外之意矣故臨卒

而不二及家事也卒之日爲嘉靖丙辰五月二十二日距其生爲弘治甲子三月初八日享年五十有三娶唐氏卽有懷公女荆川君之姊也子男四長卽昌祚縣學生殖學績文方進未艾娶蔣次昌胤娶周次昌國次昌德俱未聘女三長適高可登次卽歸余子近魯皆府學生次受蔣如金聘後君兩月而歿孫男一孫女二君卒之年十二月十九日昌祚等奉君柩窆於周莊村先塋之次嗚呼君平生質任自然無巧言令色心體寬平不忤害刻忌故於余相信以全死生之交仲尼嘗歎善人不得而見今若君者非其人

耶是故可銘也銘曰

嗚呼人有恒言天道平分常與善人爲善最樂君所
故聞當是之辰逸君以死而不勞君以生天與君樂
我銘在墳伊誰觀乎九原其尚有考於斯文

蕭母董節婦墓誌銘

寧之涇縣有節婦曰蕭母董孺人云孺人故贈監察
御史鍵之仲女也母某氏孺人小字冬冬生稟靈粹齟
齬卽貞靜閒雅默合則度父母奇而鍾愛之曰其古
之所謂女士也夫異時必爲良婦及笄爲之相攸以
同縣蕭君煥賢遂女之孺人旣歸蕭恪共婦道事其

舅太學生篤與其姑徐如事父母承順夫子諧和妯
娒撫恤幼叔幕酒漿縫衣裳凡所當事靡不躬執其
勞而恩義旁逮閨幃雍睦門屏內外則斬斬如也舅
姑家人罔不宜之甫三年夫君病卒孺人年才二十
有二哀毀仆地誓死以殉舅姑委曲諭之曰吾年亦
既老矣而夫又無所出若其必死吾等與而夫將何
賴焉孺人乃泣血歎曰死吾分也爲夫事親立後亦
吾分也于是忍死以襄夫事遂幽居屏跡宗姻戚黨
女奴絕弗通往來而所侍幼婢亦不敢一出戶庭如
是者凡四年乃請諸舅姑告于祠堂選立同室子褒

爲嗣以主祀事朝夕撫育愛若已出而訓以義方勉之出就外傳若素閒養蒙之道者比褒稍成立則自慰曰吾君子其有後乎孺人自孀居追思沉鬱多病病發輒危某年月日卒距其生爲某年月日年五十二將卒時子女宗戚上下咸哭之慟孺人張目曰吾爲先君子後嗣死已晚矣幸獲完節蓋棺見先君子於九原無覩顏矣尚何恨哉遂怡然長逝遠近聞者莫不傷嗟稱歎謂蕭氏有賢節婦若此云褒執喪盡哀如禮以某年月日合塋夫君墓墓在其邑鳳凰山之陽塋迨今凡若干年矣褒卒業太學時時追思之

乃請同舍壽春豐村魏君爲狀詣薛子頓首涕洟曰
褒不類有母貞節不能顯揚比亡時孤且少不獲銘
而痛隱骨願乞一言以垂不朽如是者凡數至余因
憶初入仕時董晴溪御史時爲海鹽令嘗與余道孺
人貞節事頗詳有感于衷久矣茲褒又爲之請銘焉
豈孺人之節固天地爲昭鬼神與質自有不可泯沒
者哉夫妻之事大臣之事君一也彼鬚眉男子讀古
人書以干仕進而受君之寵祿者何限然營私顧身
或計小小利害則輒甘心背蔑者蓋滔滔也孺人以
閨閫弱資當南盛之年乃能師心率已爲夫守節俾

之無子而有子既死而若生所謂無成有終者非孺人其誰哉是不特可以爲婦人法蓋寔可以勵臣道愧事君而懷二心者也顧乃彤管未書令聞猶掩豈所以表賢崇善激揚貞風哉余故爲之銘曰

嗟嗟孺人志存匪石行凜嚴霜五十而死千古垂芳不毀髮膚不經溝瀆竟以保君子之宗祊死事易成事難蓋與古聖哲而頡頏勒茲銘于貞石允矣地久而天長

邵左江墓誌銘

邵君諱芸字德馨左江其別號也世爲常州無錫人

高祖某爲縣學生業尚書久之不第遂棄去唯是君之曾祖某祖某父某懲先世讀書弗效皆別治生至君生岐嶰秀穎甫就外傳卽慨然曰尚書吾家故業也可遂廢乎於是朝夕誦讀寒暑不輟總角從邊伯山習舉業邊時未第又鄉村任質人鮮有知者君獨擇而師之邊見君文亦時加歎賞旣邊舉進士乃從顧錫巖先生游顧先生賞識君一如邊正德乙亥恒山張公爲提學御史試諸生嚴鮮所許可君時方弱冠張公見君文甚稱之選補縣學生自是文譽日起君故市居賦性恬逸厭塵囂誼雜每攜書就崇安禪

悅諸僧舍居之靜養深造玩索研窮務求其至凡所
與游者皆一時俊彥其間有貧不能所者君弗吝顧
囊以周之及君累試于鄉不第年駸駸邁矣諸俊彥
多爲顯官有視君落落者君皆弗往甚至貧時受君
惠者稍稍僅仕乃輒凌君君笑領之亦絕口不道往
時事蓋其性度平夷識見曠達視富貴榮利真不啻
若飄風驟雨之在前而未嘗一爲所動也及遭父喪
曾祖母祖母皆相繼淪謝君竭力營塋如禮旣免喪
年已五十忽忽歎曰人生於世如駒過隙箭赴的耳
所圖進取者大率爲親也吾少壯不及祿養吾親而

欲衰年作馬牛以爲子孫計邪乃呼二子曰若輩讀書勵行勉自成立吾夙志不遂已爲物外人矣於是棄去聲律訓詁一意詩酒自娛遇山水嘉適風月清朗則徜徉嘯歌或窮日夜而不知倦也嘉靖丙辰二月五日值君誕辰乃戒樽俎手自爲書以速親友若將有遠行叙別狀旣遠近親友往來絡繹不齊至四月八日燕始畢君遂溘然長逝嗚呼亦異矣哉君生于弘治丙辰至是壽六十一君娶某氏子男二子才子良俱縣學生孫男二孟復孟聞孫女二昏嫁皆士族君卒之又明年七月某日子才等奉君柩塋于邑

之九龍山馬鞍塢祖塋之次君固余少時筆硯之友而子才子良又余門人也子才疏君歷屐詣余請銘余不忍辭遂按䟽次之如右而繫之以銘曰

吁嗟邵君有邁迹自奮之志而數弗克遂有遺世子立之風而人不及知俯俯然常齊物而和光浩浩乎不隨俗而妍媸昔人謂知我者希則我貴我觀君乎其庶幾勒茲銘于貞石叙遺逸者其尚有攷于斯

吳鎮之墓誌銘

太學生仰止吳君鎮之之卒且塋也其從弟進士嶽爲狀緘辭令其子之望走余鍾山流寓乞銘墓石余

曩與鎮之同游郡學知其爲博雅敦確之士而高之
又余門人也銘其敢辭按狀君姓吳名嵩仰止其別
號也吳之先出周太王長子之後世居常州無錫泰
伯鄉之梅里至君之曾祖清徙郡城始籍武進清生
元元生二子大經大綸大經娶陸氏生子三人君其
長也君家素饒於貲君少卽不屑生業博綜六藝更
圖樹立初爲郡學生時自以旦夕可取功名一不如
意遂就例入太學又屢試不遇乃歎曰漢司馬相如
雖入貲爲郎終以文學辭賦雄藝林以遂題橋之志
吾獨非夫也與哉於是益自奮勵問學日績無何次

弟嶽舉進士君曰凡吾所以爲進取者豈以徼升斗之祿侈青紫之榮哉正以酬先人之志慰老母之心耳有弟若此吾願畢矣遂遠去城市築室於安塘村每詠考槃之詩以自娛樂或謂之曰子縱不仕盍亦遙授一職乎君笑曰吾旣不能汗馬陰山以立奇勲又不能摘辭藝林以取上第顧欲拾衙官辦吏之餘以希童穉之憐縱非壯夫亦弗爲也於是黃冠野服日與田夫野老倡酬往返而軒冕之客一切謝去唯高人道友過訪必留連欸曲擷園蔬野菜具雞黍壺觴務以盡歡而世俗盛筵鄙不爲也朋友之不足者

或負所貸無幾微見於顏色而昆弟之間尤恩禮浹洽咸稱其爲聖世之逸民其信然哉方遘疾卽製衣衾棺槨所寵侍妾媵婢悉量其貲裝嫁之語家人曰吾非忍也恐吾死有遺累也此輩去吾可了了而逝矣未幾怡然而卒嗚呼若君者可不謂視死如歸者哉君生于正德丁卯某月某日卒于嘉靖丙辰八月二日壽五十一娶濮氏子一卽之望妾周氏出也聘無錫李戶部韋菴君之女女二濮出長適青田知縣徐君某之子敷吉次適縣學生金君某之子玉相君卒之明年丁巳十二月十八日之望奉君之柩祔葬

徐湖祖塋之次嗚呼昔韓昌黎爲太學生何蕃作傳稱蕃之行義惜其居下而施於人者不流也君固蕃其人也余獨不爲君惜哉乃爲之銘曰

曄曄吳宗肇自勾吳載徙延陵族系蕃廡有開必先
雍札貞孤風流百世孰與之徒有如君者其庶幾乎
君登選籍只尺仕途棄不復顧灌園辟纁達觀究竟
千乘一簞何細何麓不爲所動均視如無嗟彼齊人
昏夜是圖以此論君誰曰非夫有封若堂永耀徐湖

王母蒯氏墓誌銘

嗚呼此王母蒯令人墓也禮內行不踰閭教令不出

閨門崩之墓余何以銘哉崩之仲子王穉登爲縣學生與吾子爲文字交匪直攻進士業其諸古文辭逼六朝字畫逼晉余才之間與論文及漢自持甚堅蓋穉登父可立商吳中穉登從父在吳中久吳中文多尚六朝習也旣乃見關西王允寧集輒翻然易嗜好於是爲文駿駿乎擬西京矣而吳習亦因之一變余益才之今年秋杪乃自撰其母崩令人狀詣余請銘垂涕而道之曰穉登之獲交于先生父子蓋有緣哉自吾祖德敷公嘗往來於先生之先考功矣余因憶弱冠時有王七官者商于吾鄉吾先考功相見甚謹

每每稱王七官弗置今知王七官者即德敷也余重有感焉烏得不爲蒯令人銘哉按狀令人蓋衛太子蒯賁之後後有蒯通蒯越蒯良皆爲世聞人我永樂中西山蒯祥以工師拜大司空寔令人五世祖也載傳至福榮生文昌娶鈕乃生令人父母爲相攸遂歸王可立可立名軒德敷之冢子也生子二長曰穉豐次曰穉登女二孫男女五人嫁娶皆士族令人生于弘治丙辰九月五日卒于嘉靖己未五月二十六日卒之又明年辛酉十月七日墓于無錫西村祖塋之次嗚呼令人在蒯爲孝女在王爲令婦爲賢母而卓

越超異有丈夫之見其詳具在釋登狀中且幼卽聰
慧通孝經小學吳越春秋諸書及嬪而有子每旦旦
口授其子釋登之才厥有自哉又吳俗尚鬼令人於
巫祝尼媪之類絕不與聞而勤儉治生卒能相君子
以成其業不啻古雞鳴昧旦之風矣是故可銘也銘
曰蘭委于畹有芬其芳玉沉于谷有潔其光彼美孟
蒯媿古姬姜有子發祥而永其藏

鄒文徵墓誌銘

鄒君名應奎字文徵齋居以玄江爲號鄒自宋道鄉
先生以理學行義聞于時其後雖科第之士稍稍繼

起而卒莫能有嗣其學者君初以文藝舉嘉靖庚子
應天鄉試辛丑壬寅間卒業南雍歷事南考部值余
爲郎中君每見余輒鄙文藝爲不足學務究心理道
時適有僞徒專謔口說以炫觀聽余方厭之君曰學
之不講仲尼猶憂彼僞者自僞耳若遂因而輟焉是
見刑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也自是與余相詰問或窮
日夜遂玩心高明窺見本體而記誦辭章之習一切
謝絕如是者凡二年別去署山東歷城教諭首至卽
刻象山白鹿書院講章以授諸生俾先明於義利之
辨齊東爲之興起尋遷長清知縣百度振舉率先禮

樂儼然言游武城之政一時士民德之而山藪聚盜亦皆相率歸化仕優則學有得輒書題曰日脩記不遠數千里專使示余質證且寓書曰先道鄉公獲與龜山先生游而學益進吾雖無似而公當無讓龜山也余愧不敢當而欽其嚮進之志則寔非出入於口耳聞見者可擬議矣君在長清再踰年因母華太孺人思歸屢乞致仕上官不允君遂徑解印綬去旣歸林下奉母周旋不問家人生業屢遭重役耻干縣官以是家日落或謂君爲迂或笑君爲拙而君固怡然自得也君幽居簡出唯與余則扁舟野服歲常一至

至則相視一笑投壺飲酒掀然浩歌而往日異同亦
置不論余以是益知君大有所悟方將倚君爲暮年
之助而君已矣壬戌之冬十一月君之子鳳儀姪鳳
鳴持華師魯狀詣余拜泣請銘君墓上之石余惟君
讀書爲文廉靖恬淡人所知也而君之學有所得人
或未盡知也故爲之書其大者而按狀以及其詳君
之先世爲晉陵人自道鄉先生浩之後有名朴者徙
居無錫之泰伯鄉歷國朝而族日以盛至君之曾
祖賢祖魯父申皆饒于貲而以隱德著稱申娶贈職
方郎中華某之女旁通書史君之母也君少在襁褓

即得于家訓而君之弟應參與君相善而鄉之稱孝友者推君兄弟應參先卒而君悲悼不已其子即鳳鳴縣學生君視之如已子焉君生于正德丁卯七月二十三日卒于嘉靖壬戌七月八日年五十六娶華氏生子男二長即鳳儀縣學生娶華氏山東副使金之孫女次鳳翱娶蔡氏女一適長洲譚晨鳳儀壯未有子君命以鳳鳴之子近思爲子孫女二未聘鳳儀等卜以君卒之明年癸亥春三月十有九日塋君于其邑沈瀆先塋之次嗚呼道鄉卒而龜山序其文以傳今君卒而余乃銘君之墓余雖不若龜山而君之

可傳者則固不當泯也銘曰君之學不求人知而寔足以自怡君之政不大被于時而寔乃繫一方之思老氏謂我之可貴者在知我者希非君其孰能與于斯嗚呼非君其孰能與于斯

太學生賀汝進墓誌銘

余少與荆川唐君同爲郡諸生日相往復時其父朶州公亦未仕家居慎於擇壻賀君汝進尚幼在所擇中迨後壻于唐者若后峰董君堯衢王君皆後先舉進士爲達官而賀君僅爲太學生不獲一第然而朶州公則亟稱賀君不置余與賀君隔縣旣而奔走中

外未識賀君及罷官避寇金陵迂道經賀君之里君聞之出迓歡然若舊知而體度凝重言論篤雅其視人之出處顯晦蓋蔑如也余默識君之賢其超於世俗遠矣哉今年夏忽聞君訃余爲悼之秋九月其子丹陽縣學生邦教邦禮邦典纍然衰經介吾門人武進縣學劉生昌祚詣余再拜出君之從子南京兵部主事君邦泰狀請銘君墓余旣知君賢又劉生之父宗堯亦永州公之壻而吾子之婦翁也通家姻婭誼不容辭遂按狀書之君諱鏜汝進其字也賀之先出慶純後避漢安帝父清河孝王之諱改慶爲賀二十

三世有允中者宋紹興間爲給事中權吏部尚書家
于蘇州傳至善甫徙居丹陽縣南善甫生德高仕元
爲鎮江路倅德高生仲欽再徙邑之蔣墅仲欽生以
忠以忠生愷愷生敦敦生玘君之父也世業耕讀習
禮讓爲丹陽望族玘生七子君行最少甚所鍾愛旣
延師以教諸子又擇蒙師以教君故君雖八歲遭父
喪卽能哭泣如成人禮稍長諸兄督責過嚴君怡然
受教早游鄉校卽有文譽尋循例入太學再試于鄉
不第乃慨然曰古人之學豈專事舉業哉遂棄去課
試之文勵志聖賢之學事母從兄篤於孝弟謹身節

用益務儉勤時從其婦兄荆川君游上下其議論而
每有所自得時荆川之門多有以御李識韓爲幸者
君徐曰學貴務實湏尋血脉路頭下手致力以求終
身自有受用徇名何益哉衆皆感服歲乙巳大饑君
出米六百石以貸鄉人及覩流亡之狀竟焚券不責
其償或稱君君曰儒者及物事不止此吾唯盡吾力
之所能爲者耳即此一端而君規爲志慮非徒事口
耳之學而識見淺隘者可擬議矣然又不事崖異矯
激之行而課農力穡業日以裕嗚呼若君者謂爲古
之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者非其人邪向使其出而宰

一邑佐一郡其功用又當何如哉辛酉母夏太孺人卒君泣血悲痛以致成疾淹延三載竟致不起卒之日嘉靖甲子四月二十九日也距其生爲正德乙亥七月四日年僅五十雖不爲歿而壽未滿德君子惜之君娶武進唐氏即永州太守瑤之季女而荆川太史順之之姊也居室三十年相敬如賓宗黨戚里咸謂不負永州公相攸之意云子男四長邦教娶溧陽史氏次邦謨娶武進駐氏次卽邦禮娶武進白氏次卽邦典娶姜氏女三長適武進謝進士良琦次受溧陽史繼震聘次未許聘孫男女五人俱未聘字君卒

之年十二月十六日諸子奉君之柩葬于馬墓祖塋
之次嗚呼君少事進取雖不遂所志而雅意教子敦
延名師且以身率故令其子邦教等有聲黌校立身
揚名行將爲世聞人矣君其有後矣哉銘曰驥伏于
櫪其才則餘輻寘于河其器則儲嗟嗟賀君鑛金璞
玉不鏤不珣光隱山谷天道好還惟消則息鳳毛聯
翩貴茲幽室

王武陟墓誌銘

嘉靖甲子夏五月九日武陟縣尹韋菴王君卒于官
其子士楨等護其喪以歸卜以十二月某日將葬于

某原先期衰經涕洟持君之從弟進士嶼南君堦狀
詣余請銘稽顙而言曰吾先君平日每述先生之文
行以勵吾輩病且亟矣猶願得先生銘以塋余聞而
悼之因憶正德乙亥君年十八余又少君二年皆知
業文相率就試于提學御史恒山張先生先生嚴厲
或謂君尚少姑緩之君顧余曰入學鼓篋童子事也
吾與君且儕于冠矣况師嚴然後人知敬學更何畏
哉旣試君入縣學余入府學自是每臺試輒各居前
列而君竟數奇屢試應天不獲一第余每爲君不平
君曰少不若人老當益壯假我數年當與君相後先

也既而居母憂哀毀成疾又不忍以家事累其父乃兼治生業而績學不怠迨歲丁未提學象岡胡君考南畿貢生得君文大驚曰此科第遺才也行當不負及以貢上春官再應已酉順天鄉試又不第明年余爲祠部郎君每過余邸舍論說平生辨析理學輒連日夜雖慷慨之氣不減於少年而涵泳從容則更有所自得矣時京師士大夫僉謂以君之養姑就太學以俟再舉當必取高第以酬夙志君曰吾父年高矣及此而不爲祿養非人子也遂就吏部選得鄱陽縣學訓導奉父俱往在鄱三年入則問安視膳出則敬

教勸學士類悅服一時撫按諸司暨府縣守令咸器
重之提學副使篁溪鄭君謂君才堪決科送應江西
壬子鄉試又格於數癸丑以父憂歸鄱之士大夫暨
諸生咸爲文唁贈惜良師之難得也及歸讀禮小閑
不踰鄉俗感動丙辰服除授祥符縣學訓導其教規
一如鄱陽汴有蒿渚李君博學能文君日與倡酬互
答而文學日益有名提學副使水陽亢君重君仍以
君應河南戊午鄉試時有兩學職中式而君居其次
有司謂河南解額不廣不當以兩學職占河南士也
竟以君裁去君自是委於數不復就試矣尋陞許州

學正先是分教時雖多所建明猶異於掌教至是乃設條約勤講授獎孝廉先行後文凡兩爲司訓而未得盡如其志者悉舉行之許雖名州然自吾常邵文莊公爲守之後垂七十年教多廢墜君乃慨然欲爲紹復且即其先儒靳裁之之訓以申示之有司爲之感動遂大興學校脩品士亭建樂育堂改創始末君皆有文記之居歲餘許彬彬多文學士而一時士大夫咸稱吾常有人爲能不替前脩矣成弘以來歲貢士不由胄監撥歷注選則老於教職終身不得爲有司邇年當軸者軫念民隱憐惜人才方圖破格用人

以旋復舊制而監司首以君薦遂陞武陟知縣君素志在及物旣蒞武陟百廢具興舊敝盡革恤窮辨枉節用省刑謝絕饋遺蠲除科罰充其志蓋不爲卓魯不已也上官嘉之凡諸郡縣錢穀刑名悉委查理而量田巡河百責旁午君奔走道路跋履山谷亦旣受勞且於水土不服遂爾構疾以致不起易簀前五日有羨餘銀百兩命計吏登籍吏憫君清苦叩頭請爲醫藥費君斥之曰吾終身清白乃至垂死而受污乎吏收淚書之得正而斃此亦其一端也任雖未久而武陟之民賢愚大小靡不頌之及喪歸咸哀毀如失

父母嗚呼君未獲一第而官止一令雖若不甚顯融
然隨在盡分亦自得行其志而俯仰無愧其視高科
大拜伺候顏色以取世資而不得一有爲于時者相
去何如哉君諱堯卿字文佐韋菴其別號也常州武
進人按狀王先姓匡居于洛宋初有爲宣教者有爲
七司扈者以犯藝祖諱改匡爲王從高宗南渡家于
蘇之豐橋旣乃遷于無錫之匡楊橋再遷于武進之
王巷有諱彥文者君之高祖也乃擇夾山之潘村居
焉今稱爲夾山王氏彥文生序爵序爵生景聲景聲
生樂耕樂耕生益號二山君之父也娶朱氏生君君

少穎悟時君之叔祖右山公文明爲御史家居二山
時率君以侍御史公側公曰昌吾族者必此子也自
是王之族雖科第繼起而君之令聞蓋寔無少讓云
君生于弘治戊午七月三日至是卒享年六十有七
先娶何氏生女字杭未笄而殤繼娶杭生子男三長
即士楨府學生娶黃次士楫娶孔次士梅娶張女四
長適無錫張子原府學生次適李志選次適吳應兆
縣學生次適楊應辰孫男二長煒次炯士楨出幼未
聘女三長士楨出字何次皆士楫出幼未字君平生
所爲詩文有刻石于許其副本藏于家銘曰三學之

師一邑之令孰曰不顯善教善政孰曰不求令望令
聞我銘斯石君可無恨